

荣新江 著

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

陈平原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

荣新江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荣新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309-07419-2

I. 隋… II. 荣… III. 长安(历史地名)-文化史-研究 IV. K29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3797 号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三联人文书系”之一种,以书名《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

荣新江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张旭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17 千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19-2/K · 292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本丛书原为陈平原先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并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反响颇佳。因为发行等方面的限制，丛书少为大陆读者所见，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蒙香港三联授权，我社今特推出简体字版，但愿对大陆读书界是一种补偿。

陈平原先生曾为本丛书香港三联版撰有总序，略述丛书的编选宗旨和出版的因缘际会，无不精妙绝伦，现移用原序中若干隽语，以为简体版弁言，希望于读者诸君有所助益。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陈平原先生坦言：“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工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关于该丛书的编选，作为主编的陈平原先生认为，“与

小序



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专业是隋唐史，但是我那时的兴趣在隋唐的西北史地，更确切地讲，集中于西域的于阗国史和敦煌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政权。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也主要是做敦煌文书的研究，因此对于隋唐史的一些核心问题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记得田余庆先生多次告诫我，一只脚要踏出去，另一只脚要站在中原，他的意思是不要忽略了中国史的基本问题。

在各种各样的唐朝历史的舞台中，西北固然重要，但与于阗、敦煌相比，都城长安无疑是演出唐朝历史故事的最大舞台。所以，我选定长安作为自己研究隋唐史基本问题的出发点，因为长安是我们隋唐史研究者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用来探讨的场域。1995年，我提交给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唐史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敦煌文化与长安文化》，但并没有写成正式的文章。一方面，我虽然想“告别”敦煌学，但敦煌研究毕竟是我用功较多的领域，我与敦煌学界的联系也最为密切，一些学术会议要参加，一些纪念论文要撰稿，所以无法“脱身”；另一方面，我从敦煌吐鲁番资料出发，更多地转向汉唐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从1992年发表《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开始，我的一个研究重点是中古时期来华的粟特人。好像冥冥中有神在安排，1999年我发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的同时，太原发现了虞弘墓，转年西安发现安伽墓，随后史君、康业墓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也随着一股“粟特热”，写了一系

贡献。当陈平原先生建议我给“三联人文书系”写本十万字的小书时，我就想到了这些陆续发表的、在我长长的已刊论著目录中非常不起眼的“长安学”论文来，把他们集合起来，便于向隋唐史、“长安学”的学者请教，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醒和鞭策自己：现在，自己已经在为“长安学”大厦的建造垒上了一块砖，作为一个起点的标志，应当在这一领域继续添砖加瓦。

最后，我要感谢提供照片的单位和私人；感谢帮我整理稿件的李芳瑶同学；也感谢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陈翠玲女士接纳这本小书，应她的要求，写几句关于选文的闲话，以便读者理解这些文章撰写的缘由。是为序。

荣新江

2009年2月12日于香江

简体字版题记

本书出版不到一年，欣闻复旦大学出版社打算出版简体字本。因为对于大陆的学者特别是学生来说，港版还是比较贵的，而且在内地买不到。书中的《何家村窖藏与唐长安的物质文化》和《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也没有在大陆发表过，所以我听说了出版简体字本的消息，着实地感到高兴。而且听说复旦大学出版社要把香港三联的黑白图版变成彩色图版，更让我为他们的热情和用心由衷地表示敬意和感念。

本书的文字没有变动，仅对港版的个别错字做了订正。

最后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旭辉先生，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改版和校对工作。

2010年7月于北京



列的有关入华粟特人的活动及相关文献、图像研究的文章。

记得1998年王静来跟我读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生，我当时就说我们一起研究长安吧。可是，王静从硕士到博士，2004年7月毕业时，她已经在长安研究的领域有了一些贡献，而我却没有真正投入到长安的研究中来。还好，我在北大历史系主持的“两京新记读书班”（后来也叫“隋唐长安读书班”）由于许多博士、硕士生和年轻教师的参与，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而且部分成果发表在2003年底出版的《唐研究》第9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上。我在这个专辑的前面，写了《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阐发了我对隋唐长安研究的一些想法，特别强调了四个方面的研究有待推进：一、打破从北到南的长安文献记载体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间联系；二、从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宫室的变迁，重新审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三、走向社会史，对于长安进行不同社区的区分并分析研究；四、找回《两京新记》的故事，追索唐朝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灵世界。也就是说，要用新的视角，来审视长安，推动“长安学”的研究；以长安为平台，来讨论隋唐史的各个方面，走出隋唐史研究的新路。长安，是个巨大的舞台，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讨论，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观察，可以利用多种史学方法来加以分析，可以撰写不同类型的史学著作。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指导下，我陆续写出《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何家村窖藏与唐长安的物质文化》、《〈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等论文，希望从性别、物质文化、历史记忆、社会变迁等研究视角，来描写唐朝长安乃至整个唐朝的某些历史画面。这项研究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文章也往往是为了应某个学术研讨会而写成，所以没有什么系统，但在我的研究理路中，这些是我多年来阅读长安史料的一点体会，也是我对“长安学”的些许

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

关于丛书的编选宗旨，陈平原先生有三点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

于今，陈先生的宏愿，经由我们的“加盟”和大陆读者的捧场，可以说已部分得以实现；无论如何，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点传薪的工作，也是复旦出版人的志趣所在。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

目录



小序 / 1

盛唐长安：物质文明闪烁之都 / 1

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 / 11

女扮男装

——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 / 23

何家村窖藏与唐长安的物质文化 / 47

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 / 67

盛唐长安与敦煌

——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 / 89

《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 / 107

韦述及其《两京新记》 / 121

碑志与隋唐长安研究 / 141

作者简介 / 155

图版目录 / 157

著述年表 / 160



隋唐长安：
性别、
记忆及其他

盛唐长安：物质文明 闪烁之都



一、隋大兴城——宇宙之都

唐朝都城长安，承继自隋朝之大兴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在汉、晋、北周长安城东南13里处的龙首原，始建新都城。三年三月，新都初具规模，隋文帝即移入新城，自此翻开了中国历史走向盛世的新篇章。

大兴城主要是由富有巧思的宇文恺规划设计，参与建造的还有阎毗、何稠等人，这些建筑家都带有一些西域胡族的血统，但本人又生长于中华，一直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因此，大兴城的宫城和坊市的基本模式，应当取法于北魏太和以后的洛阳城以及东魏、北齐的邺南城，但建筑技巧则借助了西域的工艺，使城市既像大理石建筑一样宏伟壮观，又精准巧妙地符合中国传统都城建造所遵循的《周礼·考工记》的制度。

隋之大兴城、唐之长安城，作为中国古典时代理想的都市，规划成方形的城市布局（图1）。城内以坊墙为界，分成规整的108个棋格状的坊，其数字与《周礼》所言正合；城的北部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百官衙署所在的皇城，皇城与南北干道成直角方形；东、西、南三面城墙各开三座城门，北面则是皇家禁苑；宫城的南面是“前朝”，左为宗庙，右为社稷；这些基本的规划布局，都是遵循着《周礼》规定的理想化都城的制度。

位于大兴、长安城的宫城——太极宫内侧的太极殿，就如同清朝紫禁城的太和殿一样，是皇帝主持重大朝政的地方，也是隋唐都城的核心。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天子上应天帝，受命治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即名承



天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长安外郭城的正门明德门，一条笔直的中轴线，构筑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以皇帝所在的宫城为中心，整个长安都是左右对称的布局。因此，从都城设计上来看，长安的建设充分考虑了传统的礼仪制度的实施，是承接天帝旨意、遵循祖宗礼法的充分体现。大兴城在建造之初，可以说是为显示新王朝政权的正统性而建筑的“宇宙之都”。

二、唐长安城——生活之都

大兴城的设计者们，虽然是按照《周礼》的制度来建造新的都市，但新王朝的恢弘气度，给这座都市安排了广阔的居住空间，亦为随之而来的唐朝，提供了一个走向辉煌的舞台。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这里既有王公、将相、贵族的高门深宅，也有靠典当才得渡过年关的穷苦大众所栖息的陋室小屋；这里既是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国际都会，也是各种宗教信徒传播教法、建立寺院的神圣道场；这里有各色商贩经营牟利的东市西市，也有科举考生借宿的旅店和寻欢的青楼。300年的唐长安，不仅是皇家庄重的礼仪举行的场所，也是市井百姓平凡生活的空间。

物质性的空间架构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社会关系结构的运作反过来又界定、限制或者调节了不同的空间发展趋向。长安城内部的居住构造，也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人员的流动、文化习俗的转移，而产生了整体上的分化趋势。到了被称作盛唐的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大明宫、兴庆宫的建立，长安的官僚、宦官、武将纷纷向朱雀街东移动，到安史之乱以后，从长安城总的地理空间来看，大体上是街东为官人居住和参政的地方，街西为平民生活和从事商



贸活动的场所。

然而，朱雀大街两侧，依然是进行皇朝礼仪必经的形胜之地，城市中最有影响的佛寺道观排列两边，如开化坊的荐福寺、靖善坊的大兴善寺和安业坊的唐昌观、崇业坊的玄都观。至少在开元、天宝年间，朱雀街两边四坊的范围内，居住着许多重要的人物：街东兴道坊有殿中监左散骑常侍知尚食事李令问宅，安仁坊有玄宗第25女万春公主宅，崇义坊有秘书监马怀素宅、刑部尚书韦坚宅，长兴坊有太子宾客元行冲宅，永乐坊有左丞相燕国公张说宅，靖安坊有玄宗第22女咸宜公主宅；街西安业坊有少府监范阳县伯张去奢宅（三戟张氏），太平坊有御史大夫王钺宅，通义坊有右羽林大将军邢国公李思训宅，兴化坊有邠王守礼宅，宣义坊有张说别宅、右相杨国忠宅以及安禄山的池亭。

出土何家村珍宝窖藏的兴化坊（图2），位于长安朱雀门街西第二列第三坊，往北过两坊即皇城，东面隔一坊为朱雀大街，西北跨一坊即是西市。在盛唐之际，环视兴化坊的周边，我们就会看出，这一带曾经为皇家贵戚和高官贵族居住的黄金地带。

三、盛唐气象——从长安的物质文化侧面来看

自高祖、太宗削平隋末争霸中原的群雄后，唐朝进入稳步的发展，虽然太宗励精图治创下的进取西域等丰功伟业，险些断送在懦弱多病的高宗手中，但随之登极的武则天，以其空前绝后的气魄，以武周的名字，继承了大唐的衣钵，对内扩大了统治集团，给旧有的贵族体制补充了新的血液；对外拓展了中国的疆域，稳固了与外蕃反复争夺的安西四镇。这一切内政外交的举措，被取代武周政权的李唐王朝，特别是唐玄宗继承下来。唐玄宗和开元年间朝

野的各路精英，共同打造出大唐的盛世。

长安，作为鼎盛时期唐朝的都城，不仅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那个时代东亚文明的中心。大一统的帝国首都，作为交通网络的中枢，把条条通衢延伸至全国各地，乃至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城镇。长安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以宽广的胸怀，吸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山东豪门大户出身的贵族子弟，也有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东南才俊之士，既有西北投诚或被俘的胡族将领，又有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内陆来的粟特商人，甚至还有从更为遥远的波斯、大秦赶来的基督教士和摩尼教徒——他们惟恐佛教和道教占据了所有的信仰空间。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长安聚积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通过学校的知识传授、传教士和取经僧的共同努力，长安也成为精神思想最为丰富的空间。或许我们找不到孔孟、老庄那种类型的思想家，因而慨叹盛唐思想界的平庸，但如果我们有机会与长安佛寺中的高僧或道观中的尊师交谈，便会感到他们的思维更加接近神灵。

盛唐气象的造就，一方面归功于她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即对前此400年混乱的中国历史上生发的各种文化的整合统一；另一方面得益于她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的兼收并蓄。长安，既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遗产的承载母体，又是世界中古史上一朵璀璨夺目的文明之花。

在我们仔细品味何家村出土的盛唐珍宝之前，让我们先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去参观一下盛唐的一所“博物馆”和一个私家的“图书馆”。

长安如此广阔的生活空间，搜罗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和山珍海味。我们翻阅《通典》所记录的天宝贡赋，或者

看看大明宫夹城内的口味贡封泥，在对唐朝帝王和贵族的淫逸奢华惊讶不已的同时，我们也定会颇感厌烦，那就一起去清净的佛寺和书斋走一走吧。

千福寺，位于长安宫城西第二列第一坊，原本是高宗武则天次子——章怀太子的住宅。咸亨四年（673），舍宅立为佛寺。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对这所佛寺的描写如下（原小注放括号中）：

〔千福寺〕寺额，上官昭容书。……中三门外东行南，太宗皇帝撰《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西行，楚金和尚《法华感应碑》（颜鲁公书，徐浩题额）；碑阴（沙门飞锡撰，吴通微书）。东塔院（额高力士书）。《涅槃》、《鬼神》（杨惠之书〔画〕）。门屋下内外面，杨廷光白画《鬼神》，并门屋下两面四五间。西塔院，玄宗皇帝题额。北廊堂内，《南岳智顓思大禅师》、《法华七祖及弟子影》（弟子寿王主簿韩干敬貌，遗法弟子沙门飞锡撰颂并书）。绕塔板上，《传法二十四弟子》（卢棱伽、韩干画，里面吴生画，时菩萨现，吴生貌）。塔北，《普贤菩萨》、《鬼神》，似是尹琳画（相传云是杨廷光画，画时笔端，舍利从空而落）。塔院门两面内外及东西向里各四间，吴画《鬼神》、《帝释》（极妙）。塔院西廊（沙门怀素草书）。《天师真》，韩干画。此东塔，玄宗感梦置之。《楚金真》，吴画。《弥勒下生变》（韩干正画，细小稠闹）。院门北边碑（颜鲁公书，岑勋撰）。南边碑（张芬书）。向里面壁上碑（吴通微书，僧道秀撰）。造塔人（木匠李伏横，石作张爱儿）。石井栏篆书（李阳冰，石作张爱儿）。东阁，肃宗置（面东碑，韩择木八分书，王据撰）。《天台智者大师碑》（张芬书）。佛殿东院，西行南院（殿内有李纶画《普贤菩萨》，田琳画《文殊师利菩萨》）。

另外，《唐画断》还记有：“千福寺西塔院有王维掩障。一画枫树，一图辋川。”这里之所以把《名画记》所有文字引出，是因为所陈列的书法、绘画作品，是我们今天在上海博物馆“晋唐宋元国宝展”上也无法亲睹之宝物，

其中只有少数属于天宝以后的作品，大多数是盛唐时的杰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塔院的门额，出自玄宗和他的宠臣高力士之手笔，表明玄宗对这个寺的特别关注。通览一遍，不难看出这里应当是有意无意地汇集了盛唐时代声名显赫的一批书法、绘画和雕塑家的精品：如杨惠之、张爱儿的雕塑；吴道子、杨廷光、卢棱伽师徒的释道人物，宫廷画家韩干的佛道人物和经变画，王维的水墨山水；颜真卿的正书，怀素的草书，李阳冰的篆书，韩择木的八分书；真可谓应有尽有。所画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甚至还有玄宗时特别推崇的道教天师像。虽然我们现在大多数已经无法得见真迹，但从现存碑林的颜鲁公天宝十一年（752）所书《多宝塔碑》（图3），可以看出这里所汇聚的美术品，绝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把千福寺看作是一座盛唐时代的博物馆，应当是不过分的。

与千福寺同列一坊的，有玄宗时任云麾将军、右领军卫将军、上柱国、北平县开国公鲜于庭诲宅。此一介武夫的墓葬在1957年被发现，里面出土一件精美的三彩驼俑，上面是一个主要由胡人组成的乐队（图4）。这件多年来一直摆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上的三彩精品，也可以折射出千福寺那些艺术巨匠们的水准和影响。

我们再去看看天宝年间集贤院学士、最早记载长安的专著《两京新记》的作者韦述的私家图书馆。《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记：

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槧，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

韦述出身于京兆韦氏，是唐朝长安附近有名的大家族。他少年时，家有藏书2000卷，笃志好学，又曾饱读其父之